

为那些被战争铁蹄践踏蹂躏的底层人们包扎情感的伤口，把民族的苦难记忆
转化为制止罪恶、反对战争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。

重回

让记忆，反对遗忘！

1937

蒋殊 / 著

战争，必然会产生英雄。而我笔下所写的，却不是战场上的英雄。

苦难不能回避，历史必须铭记！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重回 1937

蒋殊/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重回1937 / 蒋殊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8.5(2018.8重印)

ISBN 978-7-5306-7494-9

I. ①重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7501号

选题策划: 于静筠
责任编辑: 于静筠

装帧设计: 郭亚红

出版人: 张纪欣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79 千字

印张: 8.125

版次: 2018 年5 月第1 版

印次: 2018 年8 月第2 次印刷

定价: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联系
调换

地址: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

电话: (010)69491689

邮编: 10139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我为什么书写这片土地

这几年,经常有人问我,为什么执着地书写武乡? 答案其实很简单,那是我的家乡,我美丽而忧伤的家乡。

但是,书写武乡,又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家乡。

武乡,地处太行和太岳两座大山之间,北部的石盘山、广志岭成为从晋中谷地通往上党地区的天然屏障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和中国的革命史,武乡这个名字出现频率颇高,八路军总部在转战中总共走过八十二个村庄,仅在武乡就走过九个村庄,也是转战三十五个县中走过的村庄最多的县。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等领导人,从 1937 年 11 月 14 日首次进驻武乡,到 1942 年 6 月 17 日最后一次离开,先后进驻了五次,驻扎时间长达五百三十六天。在这里,他们与 129 师刘伯承师长、邓小平政委,在太行山上,指挥名震中外的八路军战胜了重重困难,与敌作战一万多次,歼敌十万余人,建立了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晋绥、山东等抗日根据地。南至黄河和陇海路,北至大青山,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相望,东至渤海之滨,把广大的华北敌后,变成了强大的抗日战略基地。抗战时期,先后有八个旅、三十一个团在武乡战斗生活。在这片热土上,留下了

一代开国元勋与将领的光辉足迹，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此运筹帷幄，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。开国将领中五位元帅、五位大将、十九位上将、四十九位中将、三百位少将都曾在此战斗、工作和生活。这里不仅是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司令部，也是华北妇女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。中央北方局妇委领导人浦安修、刘志兰、卓琳、王泓、马玉书、孙明、黄梯、徐若冰等，“抗大”总校的郝治平、傅涯等，特别是我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康克清、李伯钊、刘亚雄等，均在这里长期生活、战斗，领导和组织了当地半边天的妇女解放运动，带领勤劳、勇敢的太行妇女冲破封建牢笼，走上抗日战场，投入大生产运动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的贡献，在我根据地妇运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。到1940年，八路军队伍已壮大到四十万人，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，解放敌后人民四千万，迎来了抗战胜利的第一缕曙光。进驻次数最多、驻扎村庄最多、驻扎时间最长，奠定了武乡在中国抗战历史中的地位。

抗战那些年，淳朴善良的武乡人民全民上阵，“出粮、出兵、出干部”，抗战支前，英勇献身。不足十四万人口的武乡参加各类抗战团体的人民竟达九万人之多，报名参加八路军的武乡子弟达一万四千六百多人，武乡兵民血洒抗日疆场为国捐躯的烈士近两万人之众！武乡全民投身于抗战洪流，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调往各地，仅从武乡调出的区级以上干部就达五千四百名，正式载入《英名录》的烈士达三千二百多名。

在武乡战斗与工作过的老首长说：“领袖的足迹在这里留下，人民的军队在这里壮大，民族的脊梁在这里挺起，时代的精神在这里升华……”

武乡，是八路军之都，民族脊梁！

武乡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抗战历史博物馆，一首永远唱不完的英雄之歌……

记得小时候，爷爷奶奶常常会提到日本人；上小学写作文，还在老师的指导下采访过村里放羊的爷爷，他时而怒气冲冲时而骄傲十足，因为他用鞭子赶走过日本人。那时候的电影，许多与战争有关。想看电影，却期待看结尾，因为只有结尾是欢乐的：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，我八路军一举而上，消灭敌人。尽管如此，内心却常常有一种不安，日本人，会不会再回来？战争，会不会再发生？

忧伤的内心，缘于一段忧伤的历史。

2015年，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。因了这个节点，我走近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。记得县民政局负责人与我核实采访人员时，提笔划掉两个名字，说是刚刚去世的；又勾出十多个，说这些或卧病在床或因听力、记忆力衰退已经完全不能沟通。说完后他自己轻轻叹了一口气：名单一年比一年短了。

那是沉重的开始。就是那一刻，我觉出这份名单的分量，也觉出肩上的责任。几经努力，我接触到十三位抗战老兵。其实就是民政局精心挑选出的这十三个人，也大多听力不行，有两位完全听不到声音。

2016年到2017年，我又陆续走访了不少村庄，寻访到一些在抗战中遇难的烈士后人。这些人大多超过八十岁。岁月磨砺下，他们与那些老兵一样，最大的问题是听力障碍。然而这些老人家，一个一个，都努力想听清我的每一句话，也都非常努力地回忆尘封了多年的如烟往事。他们用并不清晰的表达，向我描述着当年。

我用每一次采访后嗓音嘶哑作代价，倾听着他们隐秘处的心

灵。

当年，就这样一幕一幕，传递到我的笔下。

采访过几十位老人，每人与我的交流至少都在半天。他们中间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喝过一口水，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累。他们每一个人，都有长长的故事要向我呈现。每一个人，也总是带着不舍的眼神送我离开。

2015年初接触时，老兵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一百岁，最小的也有八十八岁。郭贵云，在长乐滩大战现场，接受了我的采访，提起七十年前逝去的年轻战友，他几度哽咽，默默落泪；魏太合，今天谈起当年的老班长，还是忍不住问我：孩子，你说他身上的二十七刀，一刀一刀，日本人是怎么扎下去的？当年野战医院的护士王桃儿，曾眼睁睁看着无数烈士的鲜血，将蟠龙的石门、南郊的土地浸润得一片殷红。她在我面前长长叹息：“他们都死了，我怎么还活着？”

犹记，马家庄八十二岁的老人赵炳旺刚刚开了口便哽咽：不要说了，不想说了！犹记，胡家塄惨案幸存者边擦眼睛边说：等等再说……

每一次采访，都是一堂沉甸甸的课程。每一次倾听之后，都有一种感觉，土地不是我熟悉的土地，村庄也不是我熟悉的村庄。

提到战争初始的长乐之战，几位老人异口同声：血水！血水！当年的浊漳河，成为红色的海洋。他们说：一场大雨过后，涨了大水，才冲走两岸埋也埋不完的尸体。

关家塄，处在武乡东北的高地上。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无比悲壮的战斗，大地刺眼地浸泡在鲜红中。2016年深秋，我终于来到这里。蜿蜒的山路，一路攀上，关家塄的村民正在收玉米。纪念碑前，杂草丛生，高近一米。我不知道草多长时间可以长这么高，我也不

知道为什么英雄的墓碑前全是荒草。问过村人,他们说国庆刚刚祭奠过。是的,杂草中散落着两个花圈,两个空啤酒瓶。证明村人来过,证明有人记得烈士的英魂。

半年之后,我再一次去了关家垱,这次是深入当年五百名日军负隅顽抗的关家垱村。曾经修筑的工事,早已灰飞烟灭。对面的柳树垱,依然平静地矗立在原地。小小的村庄,宁静的村庄,三三两两的老者在阳光下聊天的村庄,如果不是走近,谁能知道这里曾经那么悲壮那么血雨腥风!

近两年时间,我从武乡西面的南关,行走到东头的关家垱,足迹涉及全县 14 个乡镇中的 11 个,以及襄垣、太原等 30 个村庄(市县),文章内容涵盖了整个武乡县。一寸一寸的丈量中,曾经的岁月在我脑中一点点明晰。这些苦难深重的老人,这片英魂遍地的土壤,为我翻检出一段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。

近两年,我断断续续,却几乎走过整个武乡。作为一名武乡人,我深感惭愧。一边走一边想,我的家乡,原来是这般模样!原来是这般模样?

问过一些孩子:知道武乡的抗战史吗?家里有因战争死去的先人吗?孩子们茫然地摇头。一位老师告诉我:孩子们怎么会知道,书本里根本没有。

孩子们怎么会知道?连我这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,也竟然是在开始写这段历史之后,才知道我的曾祖父,竟是死于日本人之手。

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的我们,欠下多少课程?

爷爷奶奶走了,讲故事的放羊老汉也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曾经悲伤的电影,也没有了。哪里都是莺歌燕舞,哪里都是春暖花开。

战争,真的远去了。

曾经悬着的一颗心，落地了。

可是，战争是不是真的远去了？

越了解，越忐忑。我怕我不能完整表述出这片土地，以及消失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2017年，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十周年。我用近两年时间，重温了抗战路程。我不敢说，我走完了这片土地。因为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沟沟坎坎，我没有去到；还有许许多多装着一肚子苦难的人们，我没有找到。

只能说，走过的路，问过的人，我侧耳倾听他们的心声，忠实记录他们的记忆。他们心安，我亦心安。

作为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，作为今后将继续从这片土地上汲取养分的人，我至少可以告诉他们，对这片土地，我越来越熟悉，也越来越爱得深沉。

从1937年到今天，整整过去八十年。而无论是老兵还是从战争中走过的老人，都对那段记忆清晰如昨。可是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。今天，大多数六十多岁以下的人，对于这段历史都是摇头：不清楚。

而在脑子里保存着这段历史的老人们，一个一个，陆续要离开我们。他们终究要走，但历史不应该被带走。

感谢，那些虽然不清楚那段历史的村民，却愿意放下手头的活计，带着我推开一扇又一扇门，找寻一名又一名有历史记忆的老人。

如果，这些文字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，让所有的孩子看到，将是我最大的希冀。我希望若干年之后有人再问起这段历史，不必像我今天这样千方百计地去寻找。

一颗心，映现着一段历史。有幸，在那些大山深处的简陋窑洞中，我与他们一道回望家乡。

我知道，回望是一种痛苦。感谢那些老人，带着失去战友与亲人的苦痛，展现心灵。

写完这些文字，忧伤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如同行走在那片大地上。

这是一本献给武乡的书，也是献给所有被日军侵略过的中国大地的书。这是一本纪念在这片土地上牺牲的有名与无名烈士的书，也是献给所有为了中国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先辈的书！

如此，武乡就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家乡，它是抗战那些年间，苦难中国的缩影。

致敬，武乡！致敬，中国！

目 录

序 我为什么书写这片土地 / 1

等不来的十年 / 1

永远的高地 / 12

“妈妈属兔儿,爸爸属狗儿” / 30

攒一世深情凝望你 / 39

马牧旧痕 / 46

那个随着牛羊奔跑的孩子 / 52

他在冬日的河谷逆风垂泪 / 56

曾祖父的墓碑 / 68

一九四一年四月,张庄的夜 / 74

把六年生命之重托付给文字 / 82

一份纪念证 / 90

隆隆的机声嵌在受伤的脚中 / 96

新兵血染老槐下 / 102

山交沟的一九四二 / 109

挂在塔尖上的记忆 / 115	
我在对面,你却看不清 / 126	
远去的“瞎团长” / 135	
寻找一个叫“留根”的人 / 143	
三进武乡的日本人 / 156	
回不去的胡家塄 / 167	
遗落在大别山的眼泪 / 176	
雨倾盆,那个拄杖的身影…… / 187	
“平静”的上司 / 197	
七十年前的老班长 / 201	
散不去的眼神 / 211	
峪口的触目惊心 / 223	
盛大的公祭 / 228	
后记 让记忆反对遗忘 / 238	
在心里,为历史竖一块碑	王芳 / 242

前两天，突然想起那位百岁老兵，今年该是一百零二岁了。按当时的状况，老人一定还很健康。因为他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执着地再等十年，以老兵的身份，去一趟天安门广场。

电话拨给他女儿时，却听说老人已经于2016年4月份去世了。

女儿深深责怪着自己。她说父亲是因为不小心摔断胳膊无法做手术而在疼痛中离去的。这样的去世方式，让人万般心痛！

等不来的十年

2015年深秋，落叶一路。

从武乡县城一路向东，向洪水镇韩青坨村行进。

之前与武乡县民政局沟通采访对象时，他们并没有把李月胜老人列入，缘由是他年龄太大了，腿脚及语言沟通怕都不顺畅。无意中看到他的出生年月，发现他是这份名单中唯一一名百岁老人。

有些遇见，错过可能后悔一生。

就这样，第一个便走进他的家门。

多年了，没领略过浊漳河两岸深秋的滋味。落叶、芦苇、庄稼在秋风中交织呈现，竞相展现着秋之魅。顺着浊漳河水而下，在洪水镇一处岔道口作别浅浅的河流，自北而上。去往韩青坨村的路弯弯曲曲，但很顺畅干净。尽管是我的家乡，却是第一次走进这个区域——武乡县东部。秋日的乡村路上风景独好，饱满的果实已过了最轰轰烈烈的收割期，只有少量还待在地里，必是家里的主人因事



一百岁老兵李月胜婴儿般纯净可爱。

忙碌拖延了带回它们的时间。只剩下秸秆的田地里，散发着淡淡的忧伤气息，满目尽是萧瑟之美。

我在久违里迫不及待。

院门开处，村支书在，李月胜的女儿在。

这是一个像婴儿般干净与可爱的老人！坐在他身边，有一股想亲近他的冲动。岁月残酷，当月整整满一百周岁的老人听力有了

严重障碍。但纯净而天真的笑容始终挂在他的脸上，两条腿伸直坐在炕上，两手放在两腿下，上身前后晃动着，嘴里时而还哼唱一些曲调，像被妈妈关在家的小孩无聊玩耍。

他的云淡风轻，瞬间击碎我一颗汹涌澎湃的心。

山河碎过，重整的疼痛也早已成为过往。每一天，风依然翻山越岭吹进太行山，再贴着浊漳河哗哗流动的水漂向远方。

百年历程，早让岁月抹平，顺着风，顺着水，灰飞烟灭。

突然觉得，还有什么不能化解？

李月胜老人看着女儿，“抽根烟吧？”

女儿说：“抽了又要头晕，你看人家这个女娃娃好看不？”

于一百岁的老人而言，我自然是一个女娃娃。于是我们聊天，很大声地，在他的左耳边。

李月胜老人 1938 年 3 月参军。那时候，在武乡黎城通往河北

涉县的东阳关至响堂铺一带的战斗正撼天动地地打响，八路军129师以386旅771团、772团；385旅769团三个团的兵力，伏击日军108师团辎重部队一百八十辆由黎城开往河北涉县的汽车。

徐向前副师长对阵森木少佐。

那一场战斗，山谷雷动、硝烟弥漫；包围与突围较量，援救与打援争锋！最终以我方胜利宣告结束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——迫击炮四门、歪把子轻机枪十八挺、三八式步枪数百支、黄呢子大衣上百套等。万般可惜的是，由于当时没有驾驶员，日军的一百八十辆汽车在熊熊大火中成为一堆废品。日军四百多名随车军人，除三十几人漏网外全部被歼。

这场战斗，八路军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、左权副参谋长、刘伯承、朱瑞、徐海东、傅钟、李达等；国民党方面曾万钟、李家



见到时年一百岁的老兵李月胜，他婴儿般的皮肤干干净净，摇动着身子坐在炕头。

钰、朱怀冰、高桂滋、武士敏、赵寿山等三十多名少将以上高级将领，都在预定参观高地进行了现场观摩。这场历时两个小时激动人心的胜利大战，让国民党将领认识了游击战，坚定了两党合作必能抗战的信心。

当然，战斗极大地惊动了日军 108 师团的“皇军长官”，他们对武乡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攻势越发凶猛。

绵亘于太行、太岳两山之间的武乡县，再守不住一方静谧。山清水秀的上空瞬间被硝烟笼罩，勤劳朴实的百姓难进自己家门。

武乡地区的抗日烽火，全面点燃。

仰天长叹，家园何在？

二十三岁的李月胜，正是风华正茂绝代好年华，从此穿起军装，一头扎进抗战队伍中。

关家垴、中条山、围困蟠龙、解放段村、淮海战役等战斗，他至今都可以历数。那些惊心动魄，他说得云淡风轻。听得急，问得细，他便说：“打过七八十次战斗了，哪儿能记得清！”

七十年的岁月，流走的不仅是时光。

翻开韩青垴村日历，战争年代一页页光彩照人。未穿军装之前，李月胜就是民兵，他们的队伍里，还出了个有名的“麻雀战能手”高贵堂。高贵堂与李月胜同村，年龄也不差几岁。1942 年至 1944 年，日本人大规模“清剿”武乡后，他作为编村武委会副主任，带领民兵利用当地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，广泛开展麻雀战，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四十多次。那时候，太行山区的崇山峻岭间，到处都是高贵堂们的身影，他们经常利用熟悉的地形，翻山越岭，暗中袭击敌人，掩护百姓，有一次还虎口袭敌为八路军夺来二十驮棉花。

时势造英雄。

那个枪林弹雨的乱世，在这个太行山区的小县里，成千上万的群众和民兵，利用筑起来的新工事——地沟、暗堡、冷枪洞，和闯进来的敌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激烈斗



一百岁的老兵李月胜一在镜头中看到自己，就掩饰不住灿烂的笑容。

争；一批又一批百姓扔下锄头，举起刀、端起枪，冲锋陷阵。杀敌英雄郝狗小、少年英雄李爱民、孤胆英雄程坦、视死如归张瑞林、坚强如钢武三林、大胆杀敌郑孟孩、虎口救人任胖则等等英雄人物名震太行，万世流芳。

太行山、浊漳河，都是武乡的守护神。那个年代，滔滔浊漳河水汹涌地怒吼，每到夏秋之季，更是洪水暴涨之时。这个时候，当地民兵就会充分利用家门前河水的优势对敌作战。当时，李月胜村子所在地有一个闻名当地的暴庆堂中队，1942年9月的一个上午，忽然闻听，一股敌人从襄垣牛郎沟里出来，准备从北口渡过浊漳河，企图偷袭武乡西川、下北漳一带。

与太行山里的百姓有着鱼水深情的浊漳河水，怎容敌人轻易来犯？

李月胜老人挥着手说，小日本要进犯我浊漳河水，还不是对手！

果然，当十几个鬼子被命令脱掉衣服，互相用绳子串起来，头